

短篇小說叢存

胡寄塵著

修

上海廣益書局出版

1930

民國十九年五月出版

【洋裝一冊：定價二元八角】

出版者 上海廣益書局

◀有所權版▶

短篇小說叢存

胡寄塵著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上海福州路中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漢口江西宜昌
廣州長沙蘭封遼寧

廣益書局

短篇小說叢存目錄

臨別·····	一
閨風小記·····	七
弟弟的貓·····	一九
慈母與砲彈·····	二六
黃太太的兒子·····	三三
錢癡·····	四〇
蠟美人與瘋子·····	四八
情彈·····	五五
伊人之一生·····	六九
被逼迫者·····	八〇
魚樂園·····	八五

目錄

最後的情書·····	九四
孤寡·····	九七
不幸的洋囡囡·····	一〇六
文學家·····	一〇九
兒子的將來·····	一一四
奇怪的家產·····	一二一
在電車上的感想·····	一二八
零碎的夢·····	一三二
歸來·····	一三七
乙種小家庭·····	一四三
歌女·····	一五〇
貧富階級·····	一五五

目錄

賊·····	一六二
禮拜六之日記·····	一七五
情人的日記·····	一七八
四種結婚式·····	一八九
鴿子籠中的游記·····	一九六
儲蓄·····	二〇一
湖濱生活·····	二〇六
赴會歸來·····	二二一

短篇小說叢存

胡奇塵 著

臨別

這一天我從學校裏散了課回來。剛走進門。看見我妻一人在廚房裏做晚飯。却不看見使女小銀。我便問道。小銀呢。我妻道。他發寒熱。睡在牀上。我道。甚麼。給他一點痧藥水吃罷。我妻道。吃過了……病很重哩。

我妻一面說着。一面拿銅剗子拌鍋子裏的菜。鍋裏豆油的氣味和鑪子裏燒得舊報紙的氣味。衝入我鼻子裏來。使我不能在廚房裏久立。被逼迫走出來了。坐在客堂裏休息了片刻。隨便抽着書架上一本書看看。不知道怎樣心裏總有些不安頓。記得往日我從前面回來。小銀總沖一壺茶給我喝。今天便沒有茶喝了。又記得前一星期。他的娘同他一起在我家做傭人。小銀便是有了病。還有他娘做事。如今他娘回去了。不久他便生起病來。越發

離別

覺得不方便。又記得前五六年。他跟著他娘到我家來時。他才十四五歲。還是個女孩子。記得有一回生了病。面上發熱。燒得通紅。他還硬熬着。說是沒有病。這種活潑的神氣。自從他嫁了以後。一天天消滅了。如今一生病。便睡在牀上支持不起。他嫁了以後。雖然仍跟着他的娘在我家做使女。但是前後好像是兩個人了。

這些無謂的感想。不知怎樣牢牢的盤踞在我腦筋裏。驅逐也驅逐不去。好幾年前。已經過去了的事。又重行一件一件的記上心來。我也知他是很無謂。我也知他沒有回憶的價值。但是我自己也不知怎樣總要把這些事放在心上。

停了片刻。吃晚飯的時候到了。因為小銀生病沒人做事。我的十歲的兒子。八歲的女兒。都相幫着搬菜端飯。我妻從廚房裏做完了他的工作。才走出來到客堂裏和我們坐在一桌吃飯。

一面吃着飯。一面談著。我道。小銀的娘又回去了。小銀又生了病。……我妻道。可不是麼。而且明天小銀也要回去了。我驚問道。爲甚麼。我妻道。他的丈夫來了。要他回去。我道。生了病。怎樣回去呢。我妻道。我也是這樣想。但是他的丈夫要他回去。特地從鄉下出來要他回去。……明天一早便要上火車了。……我也落得趁此機會讓他去。你看他不是病很重麼。萬一……我妻說到這裏。突然停住了。不說下去。然我心裏有些明白。只覺得非常難過。却又沒有甚麼話可說。想了一回。才說道。希望他明天便好了。好了。讓他回去罷。這時候聽見客堂背後頭一句嘆聲。原來小銀睡的房間。便在客堂背後。恐怕是我們的談話他聽見了。所以他嘆了這一口氣。他這一口氣。將我們的談話。從中打斷了。沈默了一刻。

慢慢的吃了幾口飯。又低聲談起來。我道。他自己呢。願回去麼。我妻道。回去。這時候正要往田裏去做生活。一天兩餐。也沒有得吃飽。我道。他在我家做

臨別

了這些時候。應該有幾個錢了。我妻道。被他的娘用完了。我道。他娘的錢。用到那裏去呢。我妻道。有阿叔。有兄弟。他男人說。在外面賺了錢。也沒有得回家。家裏種田。反而要倩人作工。所以要叫他回去。現在正是忙的時候……我微微的嘆了一口氣道。還是他的娘不好。我妻道。正是我道。他每月工錢三元。外欸平均每月有二元。一月五元。一年六十元。便算自己用了一些一年五十元。總好積蓄下來。三五年之後。回到鄉下去。怕不是個小財主麼。我妻道。不錯。但是娘不用他的。怕他丈夫也要用了他的……還是不嫁的好。我妻說到這裏。又故意的高聲說道。還是不嫁的好。這句話是有意要小銀聽見。說完問道。小銀。你以爲怎樣。小銀答應着。却也不置甚麼可否。停了一回。我們的晚飯差不多吃完了。只聽得小銀嘆了幾口氣。我們一面覺着他可憐。一面自己感着不方便。我好幾次打算道。暫時不讓他去。等病好了。我讓他去。但是又覺得他病了不能做事。反而要我妻來服侍他。這話

我妻不說。我好像有些不便說。但是我知道我妻也不是可厭他生病。只是女人家胆子小。生怕他死在我家裏罷了。我也明知他死得沒有這樣快。然世上出人意外的事情甚多。我又何能替他保險。不過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我總覺得很難過。

吃完了晚飯。我妻往廚房裏收拾碗盞去了。兒女們往樓上睡覺去了。我一人坐在客堂裏。只聽見小銀從床上扒起來收拾衣服。悉律索落的響。我聽了這神聲音。又有許多無謂的感想如浮雲一般的遮沒在我的心上來了。我心裏常懷着幾個問題。不能解決。他自己賺的錢。爲甚麼不被娘用了。便要被丈夫用了。我妻爲甚麼說。他是不嫁的好。我妻爲甚麼生怕他死在我家裏。倘然死在我家裏又怎樣。倘然他死在我家裏。他丈夫只將死人扛了去。沒有旁的嚙嚇。或者做主人的也留他養病。不致讓他帶病而行了。是不是呢。生病的人。明天經得起火車上的顛簸麼。他回到家裏又怎樣。能如在

臨別

我家裏一般麼。他回去了。我家沒有人做事又怎樣。另用一個新使女。能夠合意麼。

這許多問題。一個一個在我心頭盤算。光陰一分一秒的過去。離分別的時候。一步一步的近了。

我妻從廚房裏收拾完了碗盞。又走到客堂後面房間裏來給了小銀的工錢。另外給他一元。和些餅乾麵包等食物。他說明天六點鐘。便要動身了。在這時候。我在客堂裏坐着。覺得很煩悶。便也走上樓去睡覺。不知怎樣睡在床上。總是睡不着。直等到全家的人都睡靜了。我還是睡不着。日間許多無謂的感想。又一件一件重新記憶起來。而且擴充了他的範圍。由小銀推到我自已。由我自己推到一切的人……鐘擺滴答滴答的響。光陰一分一秒的過去。離分別的時候。一步一步的近了。

直到五點鐘敲過以後。我疲倦極了。才入了睡鄉。在睡得正熟的時候。忽然

聽見有人說話。將我驚醒了。他說道……我去了。再會。

閩風小記

有一天。春夢生一人坐在一間小書房裏。磨着他的焦墨。揮着他的禿筆。匆匆忙忙的只管亂寫。寫了一回。約摸有千把來字。便將筆擲在桌上。打了一個呵欠。拿左手托着頭。愁眉皺臉的不發一言。一回又抬眼從窗子裏望着清天。諸君要知道春夢生是個甚麼人麼。原來他是個賣文爲活的人。諸君讀過中國小說儒林外史。和外國小說旅行述異的人。大概知道文人生活的狀況。不待在下細述。只說春夢生垂頭默寫。便是他文思潮湧的時候。他仰首看天。便是他文思窘塞的時候了。正在這時。忽然有人送將一個條子來。春夢生接着看時。乃是一個久別的朋友約他喝酒的上面寫道。

敬請文明路十二號春夢生先生。駕臨小花園古淪軒十六號一叙。拙山人約。

閩風小記

春夢生看了道。原來拙山人來了。他不是往閩浙一帶去游歷的麼。却不料這時候。便已歸來。吩咐送條子的人道。我知道了。停一回兒便來。春夢生收拾了文稿。匆匆出門。叫了黃包車。逕到小花園和拙山人相見。這時候席上已有了三位客。一位是姓鄭號蕙生。春夢生一晌認識的。還有一位姓姚號筱樓。一位姓羅號金安。拙山人介紹相見。彼此說了些久慕的話。便入席飲酒。筱樓先問春夢生道。先生近來的著作可多不多。春夢生搖頭道。不必說起。賣文爲活。畢竟是苦事。蕙生笑道。這個事在西洋是有名的。叫做文人的苦工。春夢生道。蕙生的話不錯。拙山人向筱樓道。他的苦工。比我們游歷倒還安逸些。春夢生道。我們算是做苦工。你們只算是充軍罷。這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起來。春夢生道。我只怕不充軍。假使我充軍。那麼我的文章便不怕我沒材料了。拙山人道。這有何難。讓我將我們充軍所見的說與你聽。你便寫出來。做部游記。豈不是好。春夢生大喜道。這是好極的事。便請你

說。春夢生道。今夕只道風月。你們的話。只管慢慢地說。不要耽擱人家飲酒的工夫。春夢生不服道。你飲你的酒。我談我的話。難道你還能侵犯我的言論自由麼。拙山人見他們爭論起來。便道。你們二人都有些不是。讓我做個和事人。這時候還是喝着酒。晚上九十點鐘的時候。便請春夢生到我寓廬去。讓我細細談給他聽。不比在這裏說好得多麼。春夢生道。也好。我正是肚裏餓了。少不得要送些菜蔬去。安慰我的飢腸。說着挾了一大片火腿。送入嘴裏亂嚼。別人談得些甚麼話都不管了。當時喝了一回酒。吃了飯。大家各各分途而散。一到黃昏時候。春夢生便尋到拙山人寓廬去。拙山人已吃過晚飯。泡了一壺好茶相待。一見春夢生便道。我待你久了。快快坐着。讓說閩中的人情風俗。給你聽。一面說。一面斟茶。遞給春夢生。春夢生傾耳而聽。拙山人却道。許多的事。好叫我從那裏說起。春夢生道。只管胡亂的說了。都好做小說材料。我便先問你。武彝的茶。是有名的。不知你這茶。可是頂好的麼。拙

閩風小記

山人道。你不要怪。頂好的茶。我和你都沒有這福喝。春夢生道。我是窮鬼。不消說了。難道你也喝不起麼。拙山人道。我聽見人家說。福建有個好茶成癖的人。他有三十萬銀子的家產。只是喝茶喝窮了。春夢生不禁嚇得吐舌。問道。到底這人的茶量。怎樣大。拙山人道。茶量並不大。只是用我們喝酒的杯子喝。春夢生道。這又奇怪了。拙山人道。他們喝茶。是很講究的。茶價又貴。所以喝茶喝窮了。你猜他頂上等的茶。是多少錢一斤。春夢生道。大不了十塊洋錢一斤罷。拙山人道。不是不是。原來十塊洋錢一兩。春夢生道。不是一百六十塊一斤麼。怪不得他要喝窮了。又問道。他們喝茶。又是怎樣的講究。拙山人道。便是一把茶壺。四個茶杯的價目也不小。茶壺是不過本地出產的瓦壺。却要講究年代。老年代越老越好。價目也越貴。又要自從泡茶以來。沒有洗過的。裏面深深的。上了一層茶暈。這纔算頂好的。春夢生道。倒不嫌齷齪麼。拙山人道。我不知他甚麼道理。却不齷齪。春夢生指著拙山人的茶壺。

道。你這茶是甚麼價。拙山人道。不過八塊洋錢一斤。春夢生道。在我們眼裏看起來。便要算很貴的了。說着拿起杯子來喝了一口。細細味着。却也辨不出好處來。只是淡淡的和尋常的茶差不多。拙山人道。福建的出產。除了茶還有漆器。也是有名的。說着叫家人搬出些漆器來。給春夢生看。說是從福建帶回來的。有筷子。有茶葉瓶。有花瓶。有梳粧鏡。有名片袋。有硯匣。都是精精緻緻的。令人看了。愛不忍釋。春夢生道。上海也都買得到。只不過價錢貴罷。拙山人道。運到上海來的。不是頂好的。頂好的在那邊買起來。已是很貴的了。加上運費利息。越發貴得了不得。沒有人買。所以也買好的運到這裏來。一面說。春夢生手裏一面翻着詩稿。便是拙山人游歷閩海時做的詩。春夢生隨手翻了幾頁。詩雖然做得好。却和自己做小說的事無關。便不留心看。只見詩本子裏挾着一頁紙。便是自己從前寄拙山人的詩。那詩道。一薄酒成孤坐。輕寒悵遠離。潮生殘夢白。日落暮愁低。海扇占春信。仙芽問武彝。

國風小記

芳蘭倫能遺（去聲）相答寄楊枝。一這詩的第五句下面。又註了一行小字道。一閩小記曰。海中有甲物。形如扇。其文如瓦屋。惟三月三日。潮盡乃見。名曰海扇。一第八句的下面。又註了一行小字道。一閩中柳不多見。一春夢生這時便問拙山人道。到底海扇是甚麼東西。拙山人道。你既然把他用在詩裏。你應該知道的。春夢生道。我那裏看見。我不過從一閩小記一看來的。拙山人道。我也不過從你詩上看來的。到底是甚麼東西。我却沒有看見。照我看起來。書上的話。也大半信不得。春夢生又問道。閩中到底是少見柳樹麼。拙山人道。這却不錯。停了一回。拙山人又道。閩中特別的出產。便要算水仙花和榕樹。水仙花出在漳州的圓山。這山的周圍。也不過幾十里。每年水仙花出口的款項。總在十幾萬左右。頂上等的運到美國去。次等的運到香港。再次等的運到上海。還有一件奇事。這山叫做圓山。因他的形是圓的。太陽從山頂照下來。有山影子的地方。便產這花以外的地方。便不產了。若說榕